

王树生
著

多彩的边陲

● DUOCAI DE BIANCHUI

● 多彩的边陲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多 彩 的 边 陲

王树生著

新 疆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5.67印张 12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228-01502-9/I·500 定价: 2.35元

序 言

孟驰北

“走千里路，胜读万卷书”。这个古训的精髓就落在“走”字上。人不走，世界联结不起来，各种异质文化也无法沟通，人与人的陌生感也不能消除。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宣扬走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是宣扬走的，曾激起西方人向东方走的热情，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是记录走的，曾激起了多少人向中亚腹地——新疆这块神秘土地的探险兴趣。走，在今天这个历史站口，更具有众多的内涵：积蓄生命能源，要走；增强心身，要走；克服孤陋寡闻，要走……走，把封闭圈一重重踩破；走，使世界缩小；走，使彼此生疏的民族、国家交往起来，熟悉起来。于是，探险、考察、旅游、参观、访问……这些走的活动日益兴隆起来。不久传来消息，一支外国探险队伍徒步到了南极，人类历史上走出了新成绩。

走，对生活在工业文化氛围中的人也许并非难事，对农业文化圈中的人就不那么轻松。走，当然需

要物质条件，诸如车马舟楫川资之类，但这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徐霞客是一贫穷书生，但他踏遍，三山五岳，写下了赞美祖国山河的壮美游记。他的母亲就很理解走，当徐霞客向她去辞行时，她说：“男儿之志，应在四方”。这真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在中国，与上面那个古训相对立的传统的观念可以车载斗量，这种精神负载，沉甸甸的拽住人，很难走动，别说远走，近走，还得好好捉摸一番安全系数哩！人变得那么慵惰，死守住一方狭小的空间，不能走动，大城市的人不敢走，生活在新疆的人也成了铩羽的鸟。还记得张骞、法显、玄奘这些人吧？他们能名留青史，就是因为他们敢走，沙漠、荒原、戈壁、雪山、草原、冰川、崇山、峻岭都挡不住他们那种强烈的走的冲动，他们走得多么英雄，多么壮烈，他们的脚步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叠印下瑰丽的诗篇。今天，有必要从哲学高度探索他们走的奥秘，追寻淡化了的民族魂。

本书作者王树生同志是敢于走的青年人，在新疆风尘仆仆，行程数万里。这本书就是他走的果实。虽说在物质条件上，今天的优越性已非昔比，但是在新疆走这么多路，还是需要点毅力，有时，也还需要点冒险精神。说他是追寻民族魂，也不是什么溢美之词，书中的内容的确是在为走结彩添色。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帕米尔高原、伊犁河、喀纳斯湖、沙漠湖、额尔齐斯河、巴里坤草原……这些汇集新疆山河神秀的自然景色，通过文字向读者展现了魅人的风采。更有边境要冲童话、高原上的婚礼、塔吉克人的葬礼、呵

羊、锡伯猎人、沙窝小站、金砂沟、巴仑台的黄庙，这些记载社会风情的篇章，时而浓墨重彩，时而款款道来，那么动听。掩卷之后，不由得展开思绪的翅膀随着作者的笔触翱翔了。它召唤着人走，诱惑着人走，似乎不亲临其境就难消相思之志。产生这种效果，是这本书的主旨，也是它最大的贡献。

目 录

序言.....	孟驰北
旖旎的卡拉库里湖.....	(1)
慕士塔格冰川奇观.....	(7)
欢乐的播种节.....	(11)
神奇的帕米尔.....	(17)
游公主堡.....	(23)
边境要冲的童话.....	(28)
中巴边境一瞥.....	(34)
高原上的婚礼.....	(38)
塔吉克人的葬礼.....	(42)
鹰舞.....	(46)
叼羊.....	(51)
温泉.....	(54)
喀什噶尔的早晨.....	(58)
漫步“巴扎”话土陶.....	(61)
伊犁河夜色.....	(66)
锡伯猎人关明.....	(73)
沙窝里的小站.....	(79)
霍尔果斯河畔散记.....	(86)

龟山记	(91)
额尔齐斯河见闻	(94)
北湾蚊记	(103)
沙漠湖	(107)
边境夜趣	(111)
绿色的白哈巴	(114)
喀纳斯湖游记	(118)
河狸的乐园	(125)
探煤北山窑	(128)
金砂沟	(133)
一棵树的传说	(137)
在野马的故乡	(142)
北庭访古	(148)
巴仑台黄庙	(153)
荡漾在夏窝子的歌	(158)
生长白杨的地方	(161)
白桦林	(164)
鸣沙山	(167)
鸽子洞	(171)
树向东南倾	(174)
采石记	(178)
戈壁泉	(181)
古道烽燧	(185)
映心湖	(188)
风雪达坂行	(191)
后记	(194)

旖旎的卡拉库里湖

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国伟大的旅行家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帕米尔高原的大龙池（湖泊），“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水面游弋着鸳鸯、鸿雁、鹅等飞禽；荒野，草泽，沙渚之间还遗着诸鸟的大卵……

从前，每读至此，我都要生出奇妙的想法；玄奘笔下梦幻般的描述，牵起我对帕米尔高原湖泊的缕缕情思。所以当我登上帕米尔高原的第一天，便决定投宿卡拉库里湖了。

卡拉库里湖，在海拔7546米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下，离喀什近二百公里，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叫它“黑颜色的湖。”自210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始，古老的贯通东西方彩虹的丝绸之路，就从卡拉库里湖畔通过。千余年间，不知多少驼马、客商在此风餐露宿；不知多少僧侣、商贾、旅行者在这跋涉苦行；疲惫的征人在这里掬水洗尘；困乏的驼马在这里吸水休整；悠扬的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19世纪末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两次来到卡拉库里湖，并对湖深做了测量。那时，这里没有船。当

地的人们也没有见过船。斯文赫定让当地的牧民把一块马皮和一块羊皮缝在一起，然后张在帐幕杆做成的船架上，又用木板做成桨和桅，用一把铲子当船舵，在湖上飘流。

日月如梭，从斯文赫定到现在，已过去90多个春秋，卡拉库里湖也已沧桑巨变。50年代修起的喀什至塔什库尔干的公路，就沿湖畔蜿蜒而去。由于这独特的地理位置，也由于这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以往鲜为人知的卡拉库里湖，如同一颗刚刚掘出的宝石，遽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今，这湖畔已经成为高山旅游爱好者的憩息场所。湖边设立了高山旅游接待站，每年接待不少中外游客。人们在登山、游览之余，还可以乘橡皮船，于湖上尽情驰怀，欣赏冰山、湖泊旖旎的山光水色。

7月初的一天中午，我们来到了卡拉库里湖。夏季的帕米尔高原，天空蓝得出奇，连一丝云彩都没有。远远眺望，卡拉库里湖，水光潋滟，悄然无声地躺在冰山慕士塔格峰下的沟壑里，象一面闪着熠熠光亮的明镜；而稍近些再看，高原强烈的日光照射在湖面上，又浑然一体，如玉石凝聚。湖边稀疏翠绿的小草，正随风摇曳；其间缀满了各色低矮的小花，有红的，黄的，紫的……远处，湖对岸的山麓下，柯尔克孜族人的村落，若隐若现，袅袅升起了一股股炊烟；草滩上，湖畔旁，一群群大尾羊、牦牛，象流云一样缓缓移动。穿红着绿的顽童，正在那里你追我逐，象是在踢着什么，朦朦胧胧的，还可隐隐听到轻微的笑

声。哦，真是迷人的景色！冰山、湖泊、碧草、畜群、顽童，勾出一幅多么绝妙的高原风景图啊！

我们乘坐的汽车，在湖边的几顶帐篷前嘎然而止；一打听，这里就是高山旅游接待站了。可是，我们顾不上主人要我们先进帐篷歇息的邀请，便欢笑着象孩童一样跑向湖边，脱去鞋袜，踩着岸边水中的细沙，尽情地玩耍起来。湖水清冽，寒气袭人，日光照澈，纤微毕现，成群的小鱼，漫漫而游。湖四周是突怒偃蹇的群山，层层叠叠，难以胜数；其中闻名遐迩的有海拔7719米的公格尔山，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山和雄伟的慕士塔格峰。此时，我们正面东而立，公格尔山和公格尔九别山矗立在湖左侧远处的地方，峰巅云气蓊然，神秘莫测，无法目睹壮丽的山巅，给人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慨；湖右侧巍然屹立着形同圆塔的慕士塔格峰，峰巅冰清玉洁，庄严肃穆，冰川多达一二十条。傍湖仰望，只见光亮洁白的冰川，如同银龙飞舞顺沟壑奔涌而下，气势令人骇然！卡拉库里湖及其周围的大小湖泊，就是这冰川融化后潴水而成的。

我徜徉在湖边，面对如此雄伟的山峰，不禁思绪奔驰起来。我想起了孔夫子的两句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顿时觉得好笑起来，泰山比之于眼前的大山，乃玄孙以见高祖，又焉能小天下呢！

发过这一番狂想，又在湖水中嬉戏了一会，便随大家走上岸，来到了湖边高山旅游接待站。由于季节

尚早，各国的高山旅游爱好者还没有到达，守在这里的只有两个20来岁的青年人，他们是喀什体委的登山运动员，工作是配合外宾登山。接待站，看去很简陋，但却洁净。五六顶日本产的帐篷，一溜儿立在那里，每一顶内都支着三张钢丝床，床上备有崭新的鸭绒棉被。帐篷前的空地上，还放了两只橡皮船，都已经充足了气，颜色一只绿，一只红，此时，一条黑色的牧狗，正蹲在那里窥视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两个青年人，一个领我们参观，一个去做午餐。不多一会，做饭的小伙就在帐篷前摆上了一个圆桌和几把板凳，又端出几样罐头和几盘炒菜，有青辣椒，豆角，西红柿，都是高原难得吃上的菜。我们面对湛蓝的湖水和美丽的冰山一边咂那白酒，心里忖度这湖泊，别有一番滋味。心想，在这奇山奇水中，兴许有神奇的传说吧。

“有的，有的，传说还很多；关于慕士塔格峰的形成就有好几个传说呢！”那位个高些的青年用手指着前方，连声说道。

接着，他讲起了其中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塔什库尔干是一片富饶的地方，绿草丰茂，牛羊成群。有一年，一股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到了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正是寒冷的冬天，雪花飘飘。一天夜里，一批愤怒的塔吉克族青年，在一位老猎人的率领下，人人身裹白衣，头披白巾，手握刀棒，悄悄摸近侵略军的堡垒，出其不意杀死了所有的敌人。可是，不多久又开来了更多的侵略军；老

猎人和青年们终因寡不敌众，英勇阵亡了。不屈的老猎人，临死前圆睁双目，怒视敌人，威武的身躯化成一座高大的冰山，挡住了敌人的去路。塔吉克人说：老猎人化成的冰山，就是慕士塔格峰。

听着传说，我们每一个人脸色都严峻起来。我久久地凝视矗立在卡拉库里湖畔的慕士塔格峰，仿佛要在那洁白的山巅上寻觅出老猎人的英武身姿来。

午饭后，小憩了片刻，两位青年人，取出一只猎枪，说要去打野鸭，问我去不去？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颠簸，再加上强烈的高山反应，我已经明显感到头昏不适。可是，听说打猎，刹时又精神焕发，跟着两位年青人出发了。我们翻过了几个山头。突然，我们面前的卡拉库里湖，在一个小山谷里，被一座平缓的山拦腰斩断，形成一大一小两个湖泊。这时，微风不著，湖水出奇的平静，那小湖却又散落成一连串的水塘和支湖，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峭角和岛屿，象是国画家笔下的水墨风景画儿。湖中飞鸟成群，在岛屿旁飞起飞落；湖面黄鸭成双，于水上游来荡去，那“嗷嗷嗷”、“吱吱吱”的鸣叫声，在沉寂的空谷漾起了悠然的回响。

我们沿湖畔向一块大礁石走去，脚下忽而是柔软的草地；忽而是雪样的碱滩；忽而是沙似的石砾；忽而又是海绵般的沼泽，嗒嗒拌拌，吱吱嘎嘎，好一会工夫才来到礁石旁。我们将猎枪对准了湖面，可是，狡猾的黄鸭象是发现了我们，鸣叫着相互报警，在湖中转来转去，就是不肯靠岸。

我们怀着希冀的心情，等了大约1小时，终于见有一只黄鸭悠闲地向我们游来了。我们睁大了眼睛，等待着猎取。这时天空猝然乌云翻卷，整个湖面随之沸腾起来。当我们重新镇定情绪，再看那只黄鸭早已无影无踪。我们面面相觑，真不敢相信，高原天气变化如此之快！这时风声大作，飞沙走石。我们急忙避于礁石之后，耳畔只闻风声如吼，激浪拍岸，水石相搏，铿然而响。正惊骇间，风又突然小了，接着，怒涛随之渐息，这瞬息间的变化，真叫人仿佛置于梦幻之中。起身再望湖面，早已看不分明；天空传来了隐隐雷声，接着爆豆般的雨点便倾落下来，在湖面上溅起了无数白色的水花。霎时，氛雾四起，连四周的群山也都隐入了蒙蒙的雨雾之中，那景色果然美得少见。待到黄昏时分，天色放晴。暮霭在山间游荡；晚霞在卡拉库里湖面上辉映，闪烁着粼粼的波光。妩媚的湖水绿得令人心醉，湖上没有一丝风浪；水面没有一点皱折。四周寂然无声，偶尔只传来几声飞鸟寻巢的鸣声；使四周变得更加幽静。旖旎的卡拉库里湖，多么神奇，多么诱人……



慕士塔格冰川奇观

爬上4300多米的苏巴什达坂（隘口），巍峨的慕士塔格峰便近在眼前了。

慕士塔格峰，塔吉克语是“冰山之父”的意思。它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东部，海拔高度7546米。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高山，孕育着十几条冰川；其中东坡的东可可希立冰川和西北坡的洋布拉克冰川，长达20公里左右；使得慕士塔格峰，如同一座硕大的烽火。它那洁白的光亮，一直照到遥远的喀什噶尔和东面的沙漠地带。

早在上个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两次企图征服慕士塔格峰。可是，他最终只爬到了海拔6300米的地方，便败北而归了；直到1956年，中苏联合登山队才首次攀顶成功。征服慕士塔格峰，人类竟用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在当地边防团同志的陪同下，一直活动于慕士塔格峰附近的塔合曼、卡拉苏、提孜那甫一带。关于这座大山和这座大山上的冰川，我们从塔吉克人那里，听到了许多动人的传说：有的说这山上，有一座墓，墓里葬着仁慈的圣

者；有的说这山上有一座与世隔绝的城，城里的居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有的说这山上，有一条河，河边有一双白色的骆驼。至于这山上的雪和冰川，塔吉克人说，那是守花仙女的眼泪和满头的秀发！他们说：很早很早以前，慕士塔格峰上，树木丛生，野花飘香，山巅还有一个奇异的珍珠泉。泉边长满了美丽的红雪莲，上帝派来的看花仙女，就守在这泉边。在山下的草原上，有一对相亲相爱的塔吉克族青年男女。小伙子为表达自己忠贞的爱情，想给姑娘送一束红雪莲。有一天，他爬上慕士塔格峰巅，见守花仙女睡着了，就采了一束，匆匆下山。守花仙女醒来，发现少了一朵红雪莲，忙追下山。她拦住了小伙子，要他交出红雪莲。可是，小伙子说：他采这束红雪莲是为了送给他心爱的姑娘。要他交出，宁可跳下山崖！善良的守花仙女被这真挚的爱情感动，于是就放小伙子下山了。不久，上帝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把守花仙女，囚在了珍珠泉边。守花仙女失去自由，忧愁地哭呵哭呵！慢慢地，她那晶莹的泪水变成了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大山；她那满头的秀发，由黑变白，变成了长长的冰川……这神奇的传说在我们心头漾起的是一种难以抑止的情感。

我们乘坐的山猫车，顺着苏巴什达坂的山坡，向慕士塔格峰的西坡缓缓驶去。时值九月，山坡上却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没有草，没有树，也没有路；到处是沟壑，到处是乱石。汽车艰难地向上爬着，车头翘起很高，我们不由自主地向后躺去，仿佛是在

仰面观天。

我们一路寻觅蹊径，颠颠簸簸，拐来拐去，好不容易，总算到了慕士塔格峰的山脚下。抬头仰望，慕士塔格峰巍然屹立，气势非凡；那巨大的冰川，如银色的苍龙正滚滚奔来。尤其是那四条晶莹皎洁的大冰川，从上而下，把慕士塔格峰切成了均匀的五块，那气势真是雄伟壮观！

面对这奇异的冰川景色，同行者们欢叫着，一个个迈开大步，都想捷足先登。可是，不多一会，大家的步子就变得沉重起来；强烈的高山反应，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心跳加快，呼吸困难，每向上爬一步都气喘吁吁。我平生第一次爬这样高的山，半边头痛得象是要爆炸；嘴唇也裂开了口子，用舌头一舔便立刻嗅到一股腥味。我大口喘着粗气，有时只得停下来，俯身去舔石头上的雪；只有当冰凉的雪，融化在嘴里，才略感舒服一些。

冰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默默地向上攀着，附近响起了雪鸡“咯咯咯”地叫声，乱石中还有金黄色的旱獭窜来窜去。

我们终于攀上了慕士塔格冰川。站在洁白的冰川上，或许由于兴奋；或许由于高山反应的极限已经过去，我顿觉神聪目慧，头不痛了，呼吸畅通了。举目四望，头顶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抚摸得到。东边的山下，是冰川消融后形成的卡拉库里湖，象是绿色的珍珠，闪着粼粼的光，湖边碧绿的草原上，牦牛，大尾羊在缓缓移动；远处，康西